

殷栗齋集

卷九

卷十

開平張啓煌著

殷栗齋集抄本

卷十

開平張啓煌著

殷栗齋集抄本

卷九
卷十

北山堂藏版

香港中文大學古典精華編輯室發行
鮑思高印刷有限公司影印
戊寅夏日一九九八年初版

畏聖人之言

君子有三畏、天命、大人之外、曰畏聖人之言、聖人體天立極、謂聖人即天可也、聖人代天立言、謂聖人之言即天命可也、聖人有兼大人之位者、所言則如綸如綍、如雷如霆也、聖人有不兼大人之位者、所言則為刪為定、為贊為修也、聖人之未言、所言之理具于天、聖人之既言、所言之理付于人、義利以是界、人禽以是辨、華夷以是分、推之為萬世治亂興亡之關鍵、約之亦一身死生榮辱之樞機、如是安得不畏聖人、安得不畏聖人之言、韓子云、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今之無聖人、人類何以不滅、以其有聖人之言、無聖人即是有聖人也、聖人一世、聖人之言萬世、是故三不朽

少不得立言也。或曰：賢人亦言聖人之言者，畏聖人之言而不曰畏賢人之言何故？曰：其言尚有間也。聖人之慮遠，其言可一世亦可萬世；賢人之識近，其言一世可行，推之萬世或不無流弊。子路子夏豈非登四科之堂者？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學。為姚江鼻祖矣。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為莊列劉阮方便之門矣。孟子承三聖，犹曰：民為貴，君為輕，怪得後世推倒君權耶？聞誅一夫紂，未聞弑君，怪得後世好談革命耶？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怪得豫讓有國士衆人之說，君臣如市道耶？雖然，孟子亦知賢人之言不及聖人，故曰：觀于海者難為水，遊於

聖人之門者難為言、後人以賢人之言謂之傳、聖人之言謂之經、
在此也、傳可從而亦可遠者也、經可從而不可遠、經又祇有六經、
自有七經、九經、十三經之名、未免混傳於經、混賢人之言于聖人
之言、聖人之言在六經、樂經亡矣、其餘五經亦須辨、何者是聖人
之言、何者非聖人之言、如五五經之詩、唐風無衣、罪武公、非美武
公也、大雅文王、是追王、非及身稱王也、五經之書、舜于堯未崩時、
攝政、非攝位也、康誥之王若曰、是武王、非周公稱王也、五經之易、
言太極、非言無極也、乾位西北、坤位西南、非乾南坤北也、五經之
禮、周公未嘗踐阼、成王亦未嘗賜魯以天子之祫樂也、五經之春、
秋、王周非王魯、孔子亦無改制之事也、書名書字、日不月、月不日、

無因義例、非如公穀支離于一字之間、甚且謂或言而或言乃乃者難乎而也、或言弗或言不、弗者不之深也、此公穀尊聖之至、尊聖即是畏聖、然以此為畏、畏服乎、直畏怯而已、以畏怯為畏、故有非聖人立言本意而誤為本意者、得其本意則其畏也、乃是畏服而非畏怯也、畏服又非以其心而已、有工夫存焉、工夫又非徒頌其詩讀其書、甚如萬幾之下、未嘗廢卷之類也、必也去其得罪聖人、與反對聖人之言者、如孟子之距楊墨、董子之黜百家、韓子之闢佛老、其庶幾焉、

其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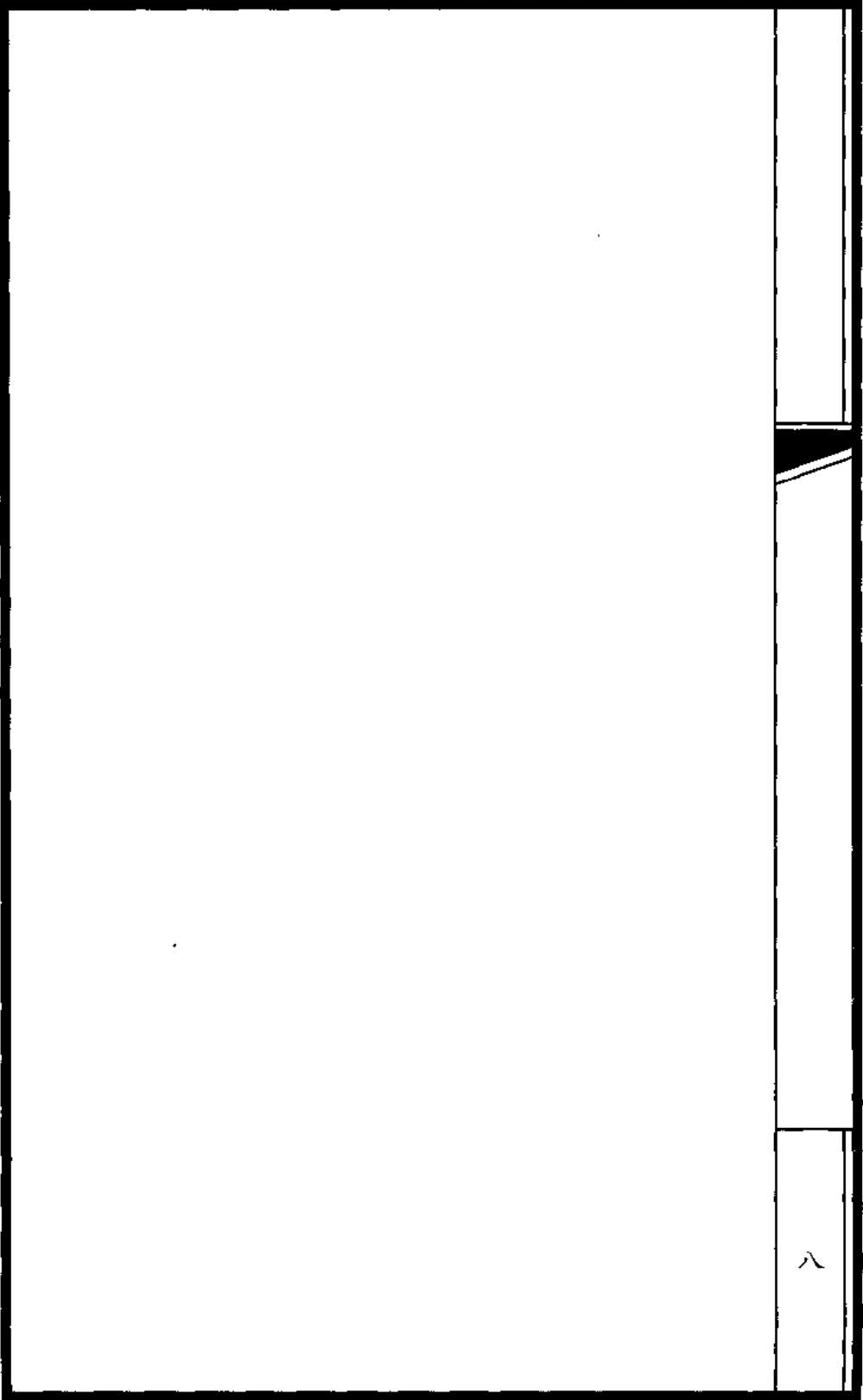
君子三畏、有畏聖人之言、從畏天命來也、天不能言、聖人代天言、

之世之威也、聖人兼大人之位、刑政律令是其言也、世之衰也、聖人不兼大人之位、易詩書禮樂春秋是其言也、其言辨義利、分人禽、界華夷、大之則繫乎天下興亡治亂、小之亦閔乎一身榮辱死生、如是要得不畏聖人、安得不畏聖人之言、然畏聖人之言者、非徒誦其詩、讀其書也、其中功夫約有二焉、教授生徒也、著書立說也、教授生徒、說明正道、著書立說、攻擊異端、必如此、乃得畏聖言之意、雖然、時勢分焉、有畏聖言於聖道昌明之日者、有畏聖言於聖道喑啞之日者、畏聖言於聖道昌明之日、以愛為畏、名教中見從容之樂、畏聖言於聖道喑啞之日、以敬為畏、從容之意、少嚴毅之意多、昔人比較顏子孟子、謂顏子春溫、孟子夏烈、似乎孟子不

及顏子然亦思孟子之時何時其勢何勢一陽待復羣陰當令聖人之言為非聖人之言所大亂非得四時夏烈之性又兼五嶽之泰山巖巖氣聚能一日抵當乎自孔子言畏聖人之言欲舉其人以安之舍孟子其誰孟子外舍罷黜百家之董子攘斥佛老之韓子又其誰

摘錄懺 聖人之言六經也畏聖人之言是畏六經也六經之可畏又莫可畏于春秋發潛德之幽光誅奸諛于既死一字之褒榮于華衮一字之貶嚴于斧鉞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吾則曰孔子成春秋而忠臣孝子亦懼忠孝夫何懼懼其忠不本之春秋則忠為愚忠孝不協于春秋則孝為愚孝晉侯殺其世子

申生、羅晉侯、究不能無辭于申生也。如衛伋壽者亦未純乎春秋之正。



不學詩無以言

虞書曰詩言志詩永言詩大序曰亦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歎之不足故永謠之永謠之不足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其亦可以言不待問矣夫子庭訓伯魚不曰學詩可以言而曰不學詩無以言蓋反訓比正訓為加警也古注於此無文獨邢疏云古者會同皆賦詩見意與皇疏略同皇疏云詩有比興答對酬酢若不學詩則無以與人言而疏皆于學詩與言之關係未悉也且專指與人言而未及其自言者言字尚有遺漏朱注酌之曰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其義精矣何

云事理通達、以詩序求之、風言一國之事也、雅言天下之事也、其變風變雅、所言者非序所謂達于事變耶、正風正雅、以及三頌、則美事非變事、古今之事不皆同、其理則可以類推也、學詩能言之、故以此其一、何謂心氣和平、序云、情發于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詩若首序、所以言和平之樂也、詩之正也、其詩之變者、雖非和平之政治、而皆以和平之心氣播之、為詩、是故凱風不怨、為孝子、小弁之怨、亦非小人怨而不怨、非心氣和平、何以得此、閒或有心氣和平、而語氣不和平者、讀相鼠、蝦蟇、巷伯、而知之、然對于淫奔無禮、及利口覆邦家之人、不施以如是之語氣、則溫柔敦厚而失之愚、為愚者無惧矣、禮曰、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

于詩者也。學詩能言之故又其一。唯是心氣和平。由事理通達而
來。所謂學問深時意氣平也。然心氣不和平。則事理之通者不能
通。事理之達者常不達。江公雖生成兩口。而養氣功夫亦未及董
生。嘗並論於武帝前。武帝卒用董生學。有由也。朱子所解學詩能
言之故。分兩事。仍作一事觀之。可矣。既能言。言之最要者何。著書
立說也。上書進諫也。奉命以辭令使四方也。論孟學庸孝經為總
匯。六經之著作。而論語引詩者六。並逸詩如唐棣及素以為餉計
之。則八引詩矣。孟子二十有一。小弁凱風引篇名。而未引經語
者不與焉。大學十有二。中庸十有六。孝經今文十八章。凡引經者
十有一。祇天子章一引書。經甫刑。餘十章皆詩經也。不學詩無以

言之見於著書立說者如此、劉子政以柏舟羣小條災異、匡稚主以閔睢淑女戒妃匹、而王吉之對于昌邑王、且三百五皆諫書矣、詩序不云乎、主文而譎諫、言者無厭、聞者足戒、不學詩無以言之、見於上書進諫者如此、春秋士大夫往來聘問、行禮必誦詩、韓起觀詩書、就讓季札論樂、出一頭地矣、千古笑談、則伯有鵲奔、慶封碩鼠、其人既不學詩矣、不言詩、祇有見諸空疏、又言詩、真是詒羞、風雅、李林甫之弄麀、宰相更難堪、于蕭吳之伏獵、侍郎乃載弄之、璋既罵載弄之麀、而有秋之杜、又讀有秋之杜、不學詩而言詩者、可鑒也、況其在兩國交際之間、若以學詩之人言詩、無論正言之、足令壇坫生色、即戲言之、亦自風雅可人、三國志蜀書、吳使張溫

問秦宓曰、天有頭乎、宓曰有之、溫曰在何方也、宓曰在西方、詩曰、
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溫曰、天有耳乎、宓曰、天處高而聽
卑、鴈鳴于九皋、聲聞于天、若其無耳、何以聽之、溫曰、天有足乎、宓
曰、有詩云、天步艱難、之子不覯、若其無足、何以步之、于是溫大敬
服、不學詩、無以言之、見於奉命使四方者如此、

